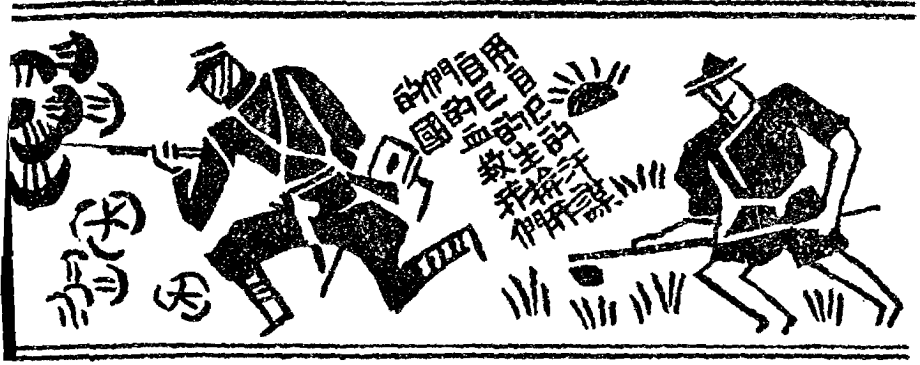


英雄民族
評傳
汗血小叢書
第三集

留胡節不辱的蘇子卿





小汗
叢書
民族英雄評傳第三集

留胡節不辱的蘇子卿

劉沛霖著

上海汗血書店出版

留胡節不辱的蘇子卿目次

- 一 楔子——養天地之正氣
- 二 白登後的漢與胡
- 三 蘇武萬里渡沙漠
- 四 十九年的血和淚
- 五 不辱使節還故國
- 六 典屬國家不餘財
- 七 餘音——論氣節與民族



— 1 —
283903

留胡節不辱的蘇子卿

一 楔子——養天地之正氣

僅以物質條件決定國家或民族強弱的前途，那麼她的前途便處在風雨飄搖中而不能把握住肯定的歸宿。問題的癥結，繫於缺少構成維繫國家或民族的精神條件，翻開歷史，每代的興亡，固然與一二領袖的賢能與否有關，但整個的責任却不能不轉嫁到全國或全民族的精神所表現的風氣，風氣便是人心之所向而形成，所以總理說：「政治之隆污，係乎人心之振靡，人心之振靡所造成的風氣，可

使民族走到強勝的地位；同時也足以使民族遭受不可收拾的覆滅，所以說國家或民族的興亡，與當時風氣有不可割斷的關係，而每個國民都不能卸其責。但負大部分責任的，便是朝野的士大夫階級。

自魏晉以來，風氣所尚，標榜老莊，名士風流，盛於維下，竹林七賢興起，天下士大夫影從。「風俗淫僻，恥尚失所。」對於本身私慾盡量發展，國家問題則「坐觀於時變，本無情於急難。」這種風氣在東漢末時已經發生，王粲曾詠：「西京亂無象，豺虎方遘患，復棄中國去，遠身適荆蠻。」（七哀詩）或「惟日月之逾邁兮，俟河清其未極。」（登樓賦）怎怪得羌戎互僭，君臣屢易，而一二之臣於劉聰石勒者，視其故君「行酒洗爵，反而更衣，又使帝執蓋，」則無動於心，雖有「尚

書郎辛賓抱帝慟哭」的悲劇，然彼等認賊做父，不顧氣節，寡廉鮮恥，民族的奇辱，至此已極，天地的正氣，消沉殆盡，六朝的速亡，有其因素在。

回首「戰國豫讓聶政荆軻侯嬴之徒，以意氣相尚，一意孤行，能爲人所不敢爲，世競慕之，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，徇人刻己，然諾不欺，以立名節，馴至東漢，其風益盛。」（廿二史劄記東漢尚名節）顧炎武批評光武「尊崇節義，敦厲名實，而黨錮之流，獨行之輩，依仁蹈義，舍命不渝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，三代以下，風俗之美，無尚於東京者。」（日知錄兩漢風俗）所以范蔚宗說：「桓靈之間，君道秕僻，朝綱日陵，國隙履啓，自中智以下，靡不審其崩離，而權強之臣，息其闕盜

之謀，豪俊之夫，屈於鄙生之議。」（儒林傳）當時氣節之士的維繫，使漢室的精神爲之延續。

孔子說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如有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精神，則任何事業，都有成功的可能。這種精神爲我民族的特性，就是氣節，它的範疇是「雜然賦流形，下則爲河嶽，上則爲日星，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」它的功用使「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，三綱實係命，道義爲之根。」

若民族成員皆能砥勵氣節，形爲風尚，民族意識，必發揚而光大之。爲公便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具遠大的志願，伴高超的氣節，發揮正氣，改變社會不良的習氣。

漢蘇武的奉使不辱命爲古今所尊崇，匈奴內服與光武倡氣節，未始非子卿所賜。現在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

二 白登後的漢與胡

從秦漢起，北方厲兵秣馬的匈奴是中國唯一的大患。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勝楚項而創立霸業的漢高祖，作夢也想不到白登七日之圍成爲對胡史上一個不可磨滅的傷痕。高祖也算聰明，用劉敬的和親政策，使他蓋棺以前，未看到「胡笳互動牧馬悲鳴」塞外鐵騎的南下。

孝惠帝立，匈奴對此無聲無臭的漢族，自信有征服的可能，所以

在冒頓與高后書中，可見他睥睨一世的謬論。他說：「孤僭之君，生於沮澤之中，長於平野牛馬之域，數至邊境，願遊中國，陛下獨立，孤僭獨居，兩主不樂，無以自娛，願以所有，易其所無。」（漢書）高后欲興兵擊之，被季布諫而止，結果獻車馬而了事。

孝文帝初，匈奴入寇，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擊之，文帝親到太原，後因國內興居反叛而回兵，亂平，匈奴冒頓亦死，十一年時匈奴仍爲邊患，鼂錯上言兵事，申述「得地形」、「卒服習」、「器用利」的重要，並說明匈奴與中國的特長，其結語是：「帝王之道，出於萬全，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，其衆數千，飲食長技，與匈奴同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，益以邊郡之良技，令明將能知其習俗，和輯其

心者，以陛下之明約將之，卽有險阻，以此當之，平地通道，則以輕車材棺制之，兩軍相爲表裏，各用其長技，衡加之以衆，此萬全之術也。」（通鑑）同時賈誼痛言利害，而文帝仍採和親政策，不過氣餒萬丈的匈奴，其擾亂邊疆並未終止，上郡雲中變成胡騎的牧場，烽火通到甘泉長安，這時的外患，有甚於白登之役。

景帝時，便遣公主嫁匈奴單于，其後雖有小患，終無大寇，李廣計退匈奴後，再也聽不到民族戰爭的消息。

劉敬的和親政策，司馬光評曰：「劉敬謂冒頓殘賊，不可以仁義說，而欲與爲婚姻，何前後之相違也。帝王之御夷狄，服則懷之以德，叛則震之以威，未聞與爲婚姻也。」（通鑑）但其後相沿習用者，一方

因漢民族抱有過度愛好和平的心理，他方是守着邏輯式的勝利，——以為漢北部落式的游牧民族，會被文化深遠的民族所同化，和親政策，不過是漢族的手段而已。這種邏輯式理想終被鐵的事實所粉碎而無遺。證明和親政策並不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。

所以武帝發動民族偉大的戰爭，一雪數十年的外交奇辱，開漢室武功的偉蹟。元光六年，衛青敗上谷的入寇匈奴，為胡人受創的開始。元朔二年收復河南地，置朔方郡使北部有險可守，奠基遠征的鞏固基礎。元狩四年，漢大張撻伐，發十萬騎衛青出定襄度漠，遇單于兵敗之，捕斬萬九千級，達趙信城。霍去病出代右北平兩千餘里，斬首七萬級，臨瀚海而還。

武帝這次空前的武功，使匈奴遠走塞外，漠南無王庭，胡人當然不敢再南下而牧馬，漢胡獲得暫時的安定，所以有漢以來，白登被圍以前，漢人抱着強大的自信力去征伐匈奴，事實被決定後，漢族由輕視外族而轉變到畏懼外族的心理，如高后欲擊匈奴時，季布說：「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，漢兵三十二萬，不能解圍，今歌吟之聲未絕，傷夷者甫起……妄言十萬衆橫行，是面謾也。」但和親的結果，仍未達到承平的境地，所以武帝的大張撻伐，便是從事實的教訓而決定國家民族生存中所應採取的方式，正如武帝所說：「漢家庶事草創，加以四夷侵中國……不出師討伐，中國不安。」這是武帝外交政策的基礎。

三 蘇武萬里渡沙漠

漢代經過衛霍的北伐後，聲遠震威，使塞外民族認識了漢族的真實面目，並不是都以「送公主嫁匈奴單于」爲外交的政策，所以當匈奴且鞮侯單于時，爲避免與漢朝的衝突，他說：「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，漢天子，我丈人行也。」（史記匈奴傳）這便是漢室的征服異族的表現，其後使漢使未降者路充國等歸漢，武帝受到人家的優待，至少在外交的禮節上，也應該有同樣的表示，所以派蘇武以中郎將名義使持節送在漢的匈奴使者，這便是蘇武萬里渡沙漠的前奏。這批使者，以中郎將蘇武爲首，此外副中郎將張勝假吏常惠等，

與募士斥候等共百餘人，以「單車之使」到「韋韜毳帳以禦風雨，羶肉酪漿以充饑渴」的漠北王庭。

從長安到北單于庭，雖無萬里，但至少在三千里以上，要知這三千里的征途，當春三月（天漢元年）出發，正是漠北黃沙被春風吹得飛沙走石的時候。在人絕路疏的大漠南北，使不辱使命與自然奮鬥百折不撓的蘇子卿，更能發揮他的奮鬥精神以創造他的新生命。在我們所想像的困苦中，他們到了匈奴，帶來漢天子的財物給單于。這樣以來，到使單于驕傲非常，本來，單于想送武等歸漢，但問題便發生了。

事情是這樣：有昆邪王，姊子名緡王與長水虞常謀反匈奴，緡王

與昆邪王會降漢，其後與泥野侯沒入胡中，與衛律所將降者，陰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，當虞常在漢時，與張勝頗友好，所以武等到匈奴，常私候勝，並說：「聞漢天子甚怨衛律，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。」張勝允之，又與以貨物。其後當單于出獵時，獨闕氏子弟在，常等欲發動，不幸消息走露，單于子弟發兵，緡王等皆戰死，生擒虞常。張勝恐前事露，乃告之蘇武，這時蘇武以為：「事如此，必及我，見犯迺死，重負國。欲自殺。」部下止之。

蘇武自殺的動機，便是恐被匈奴捕後，然後而死，則負漢朝更重，不如早死以報國家。這是出使以來第一次表現他的節操。

事情發生後，虞常果然將張勝供出，單于開個「要人會議」欲

殺漢使，但左伊秩訾獻策曰：「即謀單于，何以復加，宜皆曰降之。」單于從之，使衛律言於武。

這時真是一個人決定他的前途的緊要關頭，事實祇有兩條路使蘇武選擇，第一是降，第二是不降。降，便葬送他的一生，泯沒他的使命。不降，便死於異族的利刃下。所以武對惠等說：

「屈節辱命，雖生，何面目以歸漢？」

引刀自刺，衛律驚，抱武，經急救，武氣絕半日復息，單于心服其節，愈愛其人，而使使說降武，衛律對武說：「蘇君，律前負漢歸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賜號稱王，擁衆數萬，馬畜彌山，富貴如此，蘇君今日降，明日復然，空以身膏草野，誰復知之？」

在衛律自以爲身事二君並無恥辱，何況而今富豪氣概，有勝當年，以富貴利祿來轉移武耿耿的忠心，又說：「君因我降，與君爲兄弟，今不聽吾計，後雖欲復見我，尙可得乎？」（漢書蘇武傳）

武罵律：「汝爲人臣子，不顧恩義，畔主背親，爲降虜於蠻夷，何以汝爲見？且單于信汝，使決人死生，不平心持正，反欲鬪兩主，觀禍敗，南越殺漢使者，屠爲九郡。宛王殺漢使者，頭懸北闕。朝鮮殺漢使者，卽時誅滅。獨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，明欲令兩國相攻，匈奴之禍，從我始矣！」（漢書蘇武傳）

在此一段凜凜有生氣的話中，我們可以知道蘇武的忠心磊落，死而後已的精神。孟子所謂「捨生取義」，于謙所說「粉身碎骨全

不顧，只留清白在人間，「皆不足形容蘇武的浩然氣節，也就因爲他有這種浩然正氣，所以單于不但不殺之，反必使其降胡而後已。所以「幽武置大窖中，絕其飲食」雖雪與旃毛亦足以飽英雄之腹，匈奴目之爲神，而不知正氣存於武身，使其精神存於天地之間。

四 十九年的血和淚

大英雄堅苦卓絕的精神原不易被任何惡劣環境所消沉的。匈奴爲了要收降偉大的人物——蘇武，而用種種方法去摧殘他的意志。當蘇武抵死不降的時候，便被匈奴徙北海之濱，處無人之地，使牧羝，羝乳，乃得歸。換句話說，除非降，是無有其他的歸路。我們的大使，便

自甘處在「胡地玄冰，邊土慘裂」的異國裏，聽聽胡笳的調子，鐵騎的悲鳴。

北海便是現在俄屬西伯利亞境內的貝加爾湖，鄰外蒙的邊境，距長安的路程不下五千里，在出使漠北異域的外交史上，蘇武創路程最遠空前的記錄。

天漢元年武使匈奴，明年李陵降，單于因二人在漢曾皆爲侍中，遂使陵至海上，置酒樂，勸武降胡，他說：

「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，故使陵來說足下，虛心欲相待，終不得歸漢，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義安所見乎？前長君爲奉車，從至雍城陽宮，扶輦下除，觸柱折轅，劾大不敬，伏劍自刎，賜錢二百萬以葬，

孺卿從祠河東后土，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，推墮駙馬河中溺死，宦騎亡，詔使孺卿逐捕，不得，惶恐飲藥而死。來時大夫人已不幸，陵送葬至陽陵，子卿婦年少，聞已更嫁矣，獨有女弟二人，兩女一男，今復十餘年，存亡不可知，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。陵始降時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負漢，加以老母繫保宮，子卿不欲降，何以過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，夷滅者數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尚復誰爲乎？願聽陵計，勿復有云。」（漢書蘇武傳）

李陵本爲義士，其生降虜的是非，暫不贅述，而何以爲單于降武？所以武回答他的是：

「武父子亡功德，皆爲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將，爵通侯，兄弟親近，常

願肝腦塗地，今得殺身自效，雖蒙斧鉞湯鑊，誠甘樂之，臣事君，猶子事父也，子爲父死，無所恨，願勿復再言。」（同前）

這幾句話，真是一字一血，一字一淚，尤其是對不顧廉恥，貪生怕死者而言，不知李陵能否有動於心？其後陵仍欲進言，蘇武遂坦白的說：「自分已死久矣！王必欲降武，請畢今日之驢，效死於前。」

這樣才使李陵喟然歎曰：「嗟乎，義士。陵與衛律之罪，上通於天！」淚流滿面，與武決去。其後因無顏見武，使妻給武牛羊數十頭，後武聽陵言，雲中來人言：「大守以下吏民皆白服，曰上崩。」遂「南鄉號哭，嘔血，旦夕臨數月。」北海碧色的波粼，被忠臣義士的鮮血的光芒所籠罩着。

蘇武不但是一個忠臣氣節之士，而且還是一個具有豐富情感的詩人，處在異國的山河裏，怎能使他制止充盈的情緒？在他的別詩中，我們可看到他的悲哀的調子，使我們讀後，不能不一洒同情的熱淚。嘗與李陵贈答這裏寫兩首，請看：

「骨肉緣枝葉，結交亦相因，四海皆兄弟，誰爲行路人？况我連枝樹，與子同一身！昔爲鴛鴦，今爲參與辰，昔者嘗相近，邈若胡與秦。惟念當乖離，思情日以新，鹿鳴思野草，可以喻嘉賓。我有一尊酒，欲以贈遠人，願子留斟酌，敝此平生親。」

蘇武對夫婦間感情的描寫，是如何的誠誼？下面這一首，更使吾人的心情發生出共鳴的音調，蘇武也是個多情多愛的種子！

「結髮爲夫妻，恩愛兩不疑，歡娛在今夕，燕婉及良時，征夫懷遠路，起視夜何其！參辰皆已沒，去去從此辭。行役在戰場，相見未有期；握手一長歎，淚爲生別滋。努力愛春華，莫忘歡樂時；生當復來歸，死當長相思。」

我們知道蘇武留胡的期中，洒了不少民族精神的血花，光大漢民族的精神，使食異國俸祿的李陵也自悔其罪通於天，真是「是氣所磅礴，凜烈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，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。」

在另一方面，蘇武身居異國，獨坐北海之濱，真有「舉目言笑，誰與爲歡」的苦衷，所以把他的情感，寄在詩間而流露出來，以調解無

限的煩悶。從天漢元年起，便開始他的新生命，到昭帝始元年止，十九年的出使惟有血和淚來點綴他生命的旅程。

五 不辱使節還故國

昭帝立，漢與匈奴和親如故，這時的匈奴形將沒落，漢通西域的外交政策，早已成功，北匈奴國勢日衰，就不能不與漢朝作緩和的態度，北海牧羊的蘇武等，被匈奴詭言已死，但其後漢使至，得常惠計，教使者對單于言：

「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足有係帛書，言武等在某澤中。」

使者言於單于，乃承認，佳音傳來，李陵置酒賀武，說了一段傷感

的話：

「今足下還歸，揚名於匈奴，功顯於漢室，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子卿？陵雖驚怯，今漢且賁，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奮大辱之積志，庶幾平曹柯之盟，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！收族陵家，爲世大戮，陵尙復何顧乎！已矣！今子卿知吾心耳！異域之人，壹別長

絕。」（漢書蘇武傳）

陵又起舞歌曰：

「經萬里兮度沙漠，

爲君將兮奮匈奴，

路窮絕兮矢刃摧，

士衆滅兮名已墮

老母已死，

雖欲報恩將安歸？」

流露着傷感的情調。便是身降異族。在北國裏雖自悔而無及於事的「懷故國，空陳跡」的別離曲。他怎能不「泣下數行」呢？

別矣，北海！血淚洒過的北海！別矣，匈奴！寄身十九年的匈奴！我想蘇武等在歸漢的旅途中，一定為一別十九年的故國而流淚，同時在懷念故國的愛妻時，或能想到北國的胡婦吧！

武出使時百餘人，經十九年的流浪，生死逃亡，結果隨武歸漢者僅九人，張勝為匈奴所殺，見於武傳者，有常惠、徐聖、趙終根。關於蘇武

當然爲後世所崇拜，且史有特載，其餘與武同患難十九年者有九人，但史無特別記載；且失名者有六人，所以趙翼說：「同一使也，而傳不傳亦有命，又況是時二十餘年間，漢留匈奴使，匈奴亦留漢使，以相當前後凡十餘輩，則其中守節不屈者，亦必有人，而皆不見於史籍，則有幸有不幸，豈不重可歎哉！」（廿二史劄記）

甌北先生替無名英雄不平，筆者有一部的同情，但如個個寫傳，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，就是可能，也有值得與不值得的分界。譬如說一從屬小卒，其精神固可佳，題名固可，如必寫其出使，則恐無特殊事故可傳者，且昭帝待武官屬並不薄：「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，賜帛各二百匹。其餘六人，老歸家賜錢人十萬，復終身。」

老矣！蘇武「始以彊壯出，及還鬚髮盡白。」上自天子，下至羣臣，以及百姓無不欽仰。李陵曾說：

「足下昔以單車之使，適萬乘之虜，遭時不遇。至於伏劍不顧，流離辛苦，幾死漠北之野，丁年奉使，皓首而歸，老母終堂，生妻去帷，此天下所希聞，古今所未有也，蠻貊之人，尙有嘉子之節，況爲天下之主乎？」（李陵答蘇武書）——此書是否史實待考證——

蘇子卿衣錦歸故國，獲得不辱使命的英名，這是他一生奮鬥的結晶，他認識個人與國家，與民族的關係與責任，有不平凡的抱負，立偉大的志願，他的成功是依着——

「立志自拔於流俗，而困，而知，而勉，而行，歷百艱阻而不挫屈，不

求近效，銖積寸累，受之以虛，將之以勤，植之以剛，貞之以恆，帥之以誠，勇猛，精進，堅苦卓絕。」

六 典屬國家不餘財

歸矣！民族英雄蘇子卿——在昭帝始元六年春到京師。

十九年奮鬥的結果，使匈奴視漢民族確為東方民族的優秀者，僅以蘇子卿不怕死的精神，充乎漠北的原野裏，給漢族發揚燦爛而無限的光榮，所以昭帝特予嘉獎：

「詔武奉一太牢，謁武帝園廟。」這次祭祀的意義，是使征服匈奴立功偉大的武帝瞑目於九泉！然後：

「拜爲典屬國，秩中二千石，賜錢二百萬，公田二頃，宅一區。」關於武位典屬國的問題，前人多替子卿打抱不平，誠如李陵所說：

「陵謂足下，常享茅土之薦，受千乘之賞，聞子之歸，賜不過二百萬，位不過典屬國，無尺土之封，加子之勤，而妨功害能之臣，盡爲萬戶侯，親戚貪倂之類，悉爲廊廟宰。」（李陵答蘇武書）

如說李陵的立場不同，不得不云爾，那麼當時的桀安也這樣講：「蘇武使匈奴，二十年不降，還迺爲典屬國。大將軍長史無功勞，爲搜粟都尉。」

雖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，但客觀的事實，是不會抹殺。然而子卿處之，甚爲坦然，以爲奉使不辱命是唯一的責任，完成責任後，不計名

位，不圖利祿。

宣帝時，「召武待詔宦者署，數進見，復爲右曹典屬國，以武著節老臣，今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。」

武在漢的聲名，真是威震四海，朝內如皇后父平恩侯，帝舅平昌侯樂昌侯，車騎將軍韓增，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等崇敬之。武每得賞賜，都分施給昆弟故人，又可看到他作官不愛錢的精神，所以史載：「家不餘財。」

先是武在胡娶胡妻生一子名通國，爲帝所知，因武子前坐事死，如此節義的英雄，焉能無後？遂將通國贖回。上以爲郎，可見宣帝因待功臣而打破胡漢的界限。

蘇武約生於景帝後元初年，（紀元前一四三）卒於宣帝神爵二年（紀元前六〇）享年八十三歲。

在蘇武傳中載：「甘露三年，單于始入朝，上思股肱之美，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，法其形貌，署其官爵姓名。」胡三省曰：「閣在未央宮中，圖畫功臣，自此始。」大英雄麒麟閣題名，也算得榮耀一世。

贊曰：「……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，使於四方不辱君節。蘇武有之矣。」

漢室對蘇武偉大的精神，有何安慰，吾人暫不多言，而蘇武出使漠北王庭的責任，終無負於國家與民族。

七 餘音——論氣節與民族

民族生命的延續，與喪亡，端賴民族意識是否鞏固，是否加強，民族意識濃厚，則民族精神必發揚光大，民族意識便是民族內各員所砥勵身心氣節而形成的風尚，社會上的各個人養成百折不撓的精神，利祿不能擾其心，功名不能移其志，臨難不顧，見義勇為，雖付湯蹈火，亦在所不惜，以名節為高，廉恥相尚，由特立卓行的人為之倡導，天下影從，方克由頹唐的氣象中，轉為復興的民族精神，人謂東漢氣節之盛，歸功光武，吾謂其發軔在於子卿，要之「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！」

曾國藩曾說：「今日不可救藥之端，惟在人心陷溺，絕無廉恥……」

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，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，或僅得之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，以挫以去以死，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，而富貴而名譽，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爲浩歎者也！

這種靡弱的頹風，在魏晉是士風日下，由內部的分列，而招來五胡的亂華，宋時大儒輩出，氣節兢兢，但此種忠義的風氣，到五代時便喪失殆盡。其結果，國勢衰頹。總理革命事業的開始，氣節之士，無不影從，革命達到最高潮時，愛國男兒，皆視死如歸，所以能推翻死氣沉沉的滿清政府。

二十餘年的革命過程，其中忠憤耿耿之士，固前仆後繼，如七十

二烈士，以至五卅運動，六二三慘案，三一八革命紀念中的流血，成爲殺生成仁的志士。然而認賊做父，背國從僞，喪失民族觀念國家思想者，如鄭孝胥輩，亦層出不窮，北走胡，南走越，與競尙清談者，亦屬不少，所謂「股肱鮮能員，江湖多漢奸」，民氣消沉，言之痛心！

蔣委員長所領導的新生活運動，便是從生活上表現禮義廉恥；與光武的提倡氣節，同一意義，——挽救頹唐的民氣，消沉的精神。所謂氣節，亦不過是從生活上表現合理的，有利國家民族的行動。

近閱報載，遼寧東邊義勇軍總司令鄧鐵梅被捕入獄，以「好男兒不食僞國飯」自持，被殺後，瀋民皆泣，與漢蘇武的氣節，古今相映，唯漢李陵自悔罪通於天，吾不知鄭孝胥輩，有感於心否？





汗血小叢書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

民族英雄
評傳之三

留胡節不辱的蘇子卿

(全一册)每册定價大洋三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發行人
發行所

劉沛霖
劉達行

汗血書店

總店
分店

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五十三號
武昌中正路八十八號

#75
443912

443912

